

孤岛迷雾

[德] 诺尔特鲁德·博格-欧莉/著 虞龙发 虞之奇

恐怖
俱乐部

明天出版社

恐怖惊悚

孤岛迷雾

刘海栖 / 主编

[德] 诺尔特鲁德·博格-欧利 / 著

虞龙发 虞之奇 / 译



明天出版社

丛书名 恐怖俱乐部
书 名 孤岛迷雾
著 者 [德]诺尔特鲁德·博格—欧利
译 者 虞龙发 虞之奇
出版者 明天出版社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 话 (0531)2060055—4710
发行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者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地 址 山东省德州市新华路 155 号, 邮编 253006
版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 × 1092mm 32 开
印 张 4
千 字 50
I S B N 7 - 5332 - 3699 - 8/1·920
定 价 6.70 元

Vampirenebel by Nortrud Boge-Erli

Copyright © 1998 by Arena Verlag GmbH, Wuerzburg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Arena Verlag GmbH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2 by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岛迷雾/(德)博格-欧利著;虞龙发,虞之奇译.
—济南:明天出版社,20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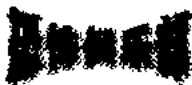
(恐怖俱乐部)

书名原文:VAMPIRNEBEL

ISBN 7-5332-3699-8

I. 孤... II. ①博...②虞...③虞... III. 儿童文学—中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5880 号



内容提要

德国小男孩罗宾在英国的怀特岛上度假时，遭遇了一连串神秘的恐怖事件。浓密的大雾、古老的城堡、古旧的住宅及阴暗的地窖是这一连串恐怖疑团的起因及背景。更令他迷惑的是，姨妈家的狗好像被怪物吸去了血，而吸血鬼惹出的一连串怪事将罗宾带入了若干世纪前英王查理一世家族的世界……

孤岛迷雾

目 录

第一章

地窖里的怪叫声 (1)

第二章

城堡墙下的遭遇 (15)

第三章

也许有点损失 (26)

第四章

辛勒能帮忙吗 (39)

第五章

如果狗突然吃香肠的话 (46)

第六章

必须知道什么是吸血鬼 (58)

第七章

辛勒的方法和姨妈的药 (64)

第八章

热恋中的人总爱胡说 (73)

第九章

深夜通风报信 (80)

第十章

死人还是活人 (86)

第十一章



恐怖悬疑

暗道 (92)

第十二章

凶手的秘密 (101)

第十三章

威廉·冯·凯力斯布鲁克 (110)

致读者 (117)





第一册

地窖里的怪叫声

罗宾·W·迈尔第一次听到鬼叫声，他那死气沉沉的生活开始起变化。那是他碰到的最可怕的事情。

我遇到的那件事，听起来就像小说，但没有结尾。不幸的是，我自己还蒙在鼓里，还处在极大的危险之中。我希望事情会变好。假如结局不妙，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我最多讲给蝙蝠听了。

罗宾是我的真名。这个W字母是我空想出来的，它可以是瓦尔特，我的德国父亲就叫这个名字。用英语说，听起来像“双重JU”。当然我要换姓，因为这关系到公民个人数据保护问题。我觉得迈尔这个姓挺顺口，许多人都姓迈尔，只有我们家不是。

言归正传！罗宾·W·迈尔就成了小说主人公响当当的名字。我迫切希望眼下要发生的事情尽早结束，好把它写进书里，带着它去玛丽姨妈家，坐在舒适的沙发上，读到小说最后一页，没吓得牙齿直打颤。我确实想这么做。不久就是午夜，窗下会出现一个疯子





——令我姐姐着迷的那个疯子。

假日是在怀特群岛中一个小岛上开始的。岛上人烟稀少，寂静得可怕。罗宾·W·迈尔不会想到无聊的度假会成为一场噩梦，使人胆战心惊。

他明确说过，他很想一个人度假，姐姐安纳·克里丝蒂，哥哥吉尔贝特都不在自己身边。罗宾想证明自己已经长大。是的，不错，他确实长大了，已经能够自立，不再是被哥姐俩盯在屁股后面的那个小孩子了。他们像母亲、大哥大姐那样发火、骂人，帮我戴好自行车头盔，给我套上护膝。母亲只有一个妹妹，名字叫玛丽·罗斯-波特，昵称玛丽。她不仅是罗宾的姨妈也是他的教母。当她得知罗宾想来岛上度假时，便大声笑起来，急忙穿上超短裙，风驰电掣般地走陆路、过大海，把罗宾接到岛上。当然，她乘的是大型渡船。罗宾背上旅行包，带着箱子，跟姨妈一起来到了怀特岛。玛丽姨妈独居一幢古老的私宅，罗宾的母亲和姨妈小的时候就住在这幢宅子里。白天，姨妈去集市广场上那家药房干活，罗宾在家可以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真舒服！可是，两天一过，罗宾觉得已经没有事情可做了。一个12岁的男孩，哥哥姐姐不在身边，又没有小朋友一起玩，每天下午四点钟一过，外面升起浓浓大雾，一个人在空旷的屋子里又有





什么事情可以做呢？

动画片已经放完。玛丽姨妈家没安装卫星电视，所以节目选择余地很小。罗宾关上电视机。这时孤寂突然向他袭来，屋里死一般寂静。小黑狗华丝特躺在地板上睡着了。小狗毛发蓬乱，鼻子小小的，两只耳朵垂着。华丝特是巴伐利亚种狗，一个从德国南部来的朋友把它送给了姨妈。即使用德语叫唤狗的名字，听起来还是像英语，同“沃斯特”读音有点像，意思是“垃圾”。果然如此，玛丽姨妈有时叫唤华丝特，嘴里冒出的就是“垃圾”这个音。或者，当华丝特贪婪地吃东西时，姨妈就说：“怎么，今天你又成了小垃圾桶了？”

罗宾推开厨房门时，门嘎吱嘎吱响了几下。他从冰箱里拿出一瓶柠檬汁。说实话，柠檬汁甜得有点苦，但他这时候正需要那种味道。罗宾始终觉得在英国度假总有一股柠檬味。他通常把感情上的和记忆中的东西留在某种味道里，某种香气中，或者某首曲调里。喝一口柠檬水，过去的夏日情景像画面一样突然出现，像火箭焰火蹿向天空，放出无数颗星星。罗宾是小说中真正孤军奋战的主人公。他手上拿着玻璃杯，沿着狭窄的楼梯，朝客人房间走去，心里盘算着重要大事。楼梯旁边的墙纸是花朵图案，拐角处有





个窗户，往外看，窗外雾气腾腾。大雾再一次锁住整个海面，花园里那几株栗子树已踪影全无。浓雾吞噬了周围的一切，人和物体都消失在浓雾中。凯力斯布鲁克城堡坐落在突兀的山坡上，在罗宾看来，那儿就像牛奶白茫茫的一片。狭窄的马路上，汽车像幽灵一样不停地行驶。

母亲克里丝蒂讷和玛丽姨妈当年还是姑娘时就住在这间屋子里，现在用它来接待客人。房里的摆设，如床呀、衣橱呀和桌子什么的，仍然和从前一样。罗宾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好像有人突然关上滴水的龙头，把时间转过去似的。他想，是什么东西把他带进她们过去的生活中的呢？他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罗宾把玻璃杯放在窗台上，手掌摊开地撑在窗台上，两眼无神地看着外面。大雾缭绕，天空一片灰蒙蒙。他思绪万千。

小说中的主人公总爱摆出这种姿态：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试图理出头绪来。我每次读到这个地方，总感到纳闷：故事发展下去，紧张的情节展开前，主人公需要多长时间思考呢？不过，我得承认，稀奇古怪的事情会使我的血凝固起来。我像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需要时间。（小说作家常用这样的词语。





其实，一个人是不会吓得连自己的血都凝固起来的，然后还会感到愉快。）

但是，打从我想到自己不久会变成民间故事里说的“吸血鬼”，一种冷飕飕的恐惧感就袭上心头。我依然是我的这种可能性看来不大。辛勒的方法，姨妈的药能否管用，才是关键。即便我还是我，但安讷的处境仍然很危险。这统统都是我的过错，她是因为我才认识那个家伙的。现在她已如痴如醉地喜欢上了他。今夜她有可能还会同他见面。

我听到隔壁房间里有声音。她起床了？她在开窗？我每次都听到她起床时弄出的声音，脚踩在木地板上咯吱咯吱地响。那只手电筒就在我的身旁，伸手就可以拿到。真希望住在对面房子里的辛勒赶快发出信号。我们一定要想出办法来。

现在，我只有在小说里对我的姐姐进行一番描述了。这样，每位读者都能认识她。我还要介绍一下辛勒，告诉你她是谁，我是怎样认识她的。可我没有耐心去长篇大论地介绍她们。这样吧，我说得紧凑点：

安讷住在我隔壁，她躺在那张樱桃木深褐色大床上看书。黄发中有点红发，梳得亮亮的像只铜壶，蓝眼睛看上去有点绿，寒光闪闪，但有点呆滞和忧





伤。她的目光有时像洗手盆里的水，下水口堵住，水龙头还开着，水仿佛就要溢出来。平时弧形的嘴唇像颗心脏，张大时活像拼命嚎叫的狼的口型。好了！我不是她的情人，只是兄弟。不瞒你说，我喜欢安娜。可有时候我也讨厌她。每次在最关键的时刻她总怕得要死，胡言乱语，异想天开。这时就没人喜欢她。一个人要了解自己的姐姐。

“扑通”一声坠响。这声音是从隔壁房间里传出来的。是她看的那本书从她手中滑落下来了吗？还是她在起床？难道那个不三不四的家伙已经来了？是她让他进来的吗？好心的老天爷啊！她不是……

什么事都没发生。死一般的沉寂。我得去瞧一瞧。我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轻轻推开点她的房门。黄色的床头灯罩像镶边的裙子，灯还亮着。她躺在床上，眼睛闭着，头发披在肩上。没错，她睡着了。还是死了？我一定要看看，搭一搭她的脉搏，确定她还有没有气。见鬼，她从哪儿搞来这件镶边衬衫的呢？是从外祖母的衣橱里翻出来的吗？她穿上那件衬衫，就像皇宫博物馆墙上画像中那个公主。皇宫博物馆已经发生了不少灾难性的事情。我的两只腿在不停颤抖，她可不能出事呀！威廉无论如何也不想看到她躺在床上那种样子的呀！我跪在床边，把头凑上前去，



恐怖俱乐部



在她胸口上竖起耳朵听。她活着！呼吸正常，身子不冷也不热。她睡得很香，应该这样，不能让她有什么意外。睡梦中，她还喃喃自语，翻个身，头朝向墙壁。我蹑手蹑脚地走回门口，轻轻推开房门。那是什么东西？

玻璃窗“咯咯咯”响。他来了？我必须救她！叫辛勒来帮忙！我朝自己的房间跑去。不！回去！看看安纳房间里窗子关紧没有？窗帘是不是拉上了？一切安然无恙。我的两只手臂就像束手就擒的鸽子翅膀，拼





命扑打。绝妙的语句！等我长大了，有空写小说，就一定用上它。可我现在没时间去想那些东西。对了！手电筒！给辛勒发信号。不，应该先拉上窗帘。窗外漆黑一团，街对面，赫胥黎小姐经营的膳宿公寓没有一丝灯光。辛勒不会是睡着了吧？我发出“SOS”信号。辛勒，你这个什么都比我强的犟脾气的老姑娘，我现在需要你，需要你的智慧。好了，你别睡了！快醒醒吧！辛勒，你是我度假期间最要好的伙伴，报个信吧！给个回音吧！我需要你的援助！

但是，辛勒没有发信号，房间里也没有灯光，什么都没有。我得冷静下来。罗宾·W·迈尔，你必须冷静！现在可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呀！我只好等待着，静听着。

小说中的主人公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对那些不合情理的现象进行思考。我的身子只是在哆嗦，强迫自己尽可能不哆嗦。就这样，我做了几次深呼吸。

假如说罗宾的母亲，娘家姓克里斯廷·波特，不是偶然与罗宾的父亲瓦尔特·迈尔相遇——当时他俩都在坎特伯雷峡谷参观——那么就不会有罗宾·W·迈尔、安讷和吉尔伯特。仔细想想真有点不正常。他可以再往远处想，想到外祖母和外祖父相识的



迷雾中的城堡

情况。这一连串偶然相遇同样可以把现在同将来联系起来。他不久会遇上谁呢？事情很快就會发生，而他还蒙在鼓里。夜幕下、大雾中的凯力斯布鲁克城堡至今就是个谜，提起它就让人感到害怕。皇宫就坐落在山上。天放晴时，人在山下一眼就可以看到巨大的钟楼。如今什么也看不到。罗宾想，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同样也不知道。也许事情根本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早已定好的，人们只是盲目行动，在夜幕和大雾的笼罩下，什么也看不清。

在过去的两天里，罗宾一个人在姨妈家呆着，与华丝特做伴。他渴望听到哥哥姐姐的声音。没见到哥哥那张生气的脸，没听到他不断嘟囔的说话声，也没听到姐姐长吁短叹，说没一个小伙子看上她，因为嫌她人丑，把她的话当耳旁风，罗宾便感到若有所失。他曾经是那么厌恶没完没了的吵架和蠢话，如今真叫他难以置信。

玛丽姨妈至今一人生活，既没有同德国人结婚，也没看上英国男子。也许她也长得太难看，这当然也不对。她在集市广场那家药房干活要到晚上才回家，多数时间还要在屋子里东摸摸、西摸摸好几个小时。她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外甥。不过，她爱把乡下发生的新鲜事儿，一占脑儿讲给罗宾听。罗宾只是一个耳



身体俱备

朵进，一个耳朵出。有一次，他倒是竖起耳朵仔细听她讲赫胥黎小姐的事情。罗宾早就听说赫胥黎小姐没结过婚，住在他们家对面那幢房子里，还经营着一家提供餐宿的旅馆。罗宾也知道她家养只长卷毛狗“贝蒂”。贝蒂和华丝特最要好。

“人们有时候竟胡说八道！”姨妈将干净的洗碗布折叠好，放进厨房柜里。“赫胥黎小姐告诉我，她家那只狗贝蒂突然得了不治之症——患贫血症死了。狗的血管里没有一滴血。没有一个兽医知道其中的原因。”姨妈敲敲太阳穴，继续说：“没有一滴血！这根本不可能。奇怪的是，赫胥黎小姐深信，有人把她家的狗当血库用。这简直成了吸血鬼童话了！哦，她还相信自己的祖先在城堡里闹过鬼，原因是摩根先生发现了古老的文献，里面记载着赫胥黎和摩根家族曾经是不幸的国王查理一世的仆人。我想，这两个人是很得意的。”姨妈边关橱门边朝罗宾挤眼睛，装满壶里的水之后，从罗宾身旁径直走进客厅，去浇花。“你肯定认识怪癖摩根先生。他掌管博物馆，同赫胥黎小姐眉来眼去，像15岁的年轻人那样。”姨妈说完笑了起来。罗宾觉得姨妈在吃醋。

白天，罗宾一个人呆在这幢不太大的老房子里，觉得很不自在。不知屋里什么地方总有“喀嚓”或者

